



第384期

摄影
亦木每
遥梦秋杭

迟朝虑可未之省

■胡晓军

当了十年有余的《上海戏剧》杂志主编，一朝卸任，几许感慨。

我原是修文学理论的，于戏剧所知非常有限，就拿看戏来说，任职前走进剧场的次数，不多于十回。然而上任之初，居然颇有信心，因我以为戏剧本是文学体裁之一，与诗歌、散文与小说比，只多了几道向舞台表演转化的程序而已。然而没过多久，即觉大谬，不仅是这几道程序看似简单，实则精妙至极，而且戏剧虽为文学与各类艺术的综合体，却有着所有品类无法替代的品格。这一品格，来自其本质——自由。中国戏曲又更奇独，观其演进历史，是先以各类艺术集成、后有文学加入的，因而成为世上独一无二的戏剧种类。我们不仅应视若珍宝、力以呵护，更应以文学、艺术乃至历史、文化等多种角度对待之、研究之。这个发现，十余年来从粗到细，由浅到深，不仅来自我所观摩的上千台戏、所读的几百册书，更来自王元化、袁雪芬和吴宗锡这三位名家的启示。

元化先生酷爱京戏，在晚年从历史、文化和政治的角度写过不少谈京戏的文章。当然，他首先是将京戏作为艺术品来欣赏的，满足的是自身的感性愉悦；由此出发，探讨京戏中蕴含的思想、道德与社会价值，探讨人们喜爱京戏的缘故。对于京戏，他走的是一条从艺术审美到理性思考的正确路线。他论证了京戏在表演体系、道德观念上，都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的固有特征，京戏能将原在各类典籍中的思想，通过唱念做打传播开来。他将精英文化谓作“大传统”，将民间文化谓作“小传统”，认为像京剧这样的“小传统”，让“大传统”的道德观念与审美趣味发扬光大，直至家喻户晓、变得世代相传。记得那年，元化先生将他的新著《清园谈戏录》赠我，说戏曲的当务之急，主要是保护，不但保护技艺，更要保护附着于技艺的写意审美特质和道德文化传统。所以，他主张对老戏的改

编，要慎之又慎。他还说，这话也许保守了些，也不一定对，小胡你是研究戏曲的，可以多为京戏想办法。

雪芬先生献身越剧，从十几岁只身出走学戏那晚开始，她就把自己全部交给了越剧。她在晚年邀请了不少学者，专事研究越剧艺术、出版越剧理论。雪芬先生认为，越剧仅用了几十年，便从乡村小曲变身都市大戏，其中除自身的努力外，更有时势和机缘成就的因素。研究这些因素，包括艺术的、文化的、经济的和社会的，便有可能把当年成功的不确定性，逐渐转化为今后成功的确定性，让后来的越剧家们明白该保的要保、该增的要增，该弃的要弃、该改的要改。记得那年，雪芬先生将她的新著《袁雪芬文集》赠我，说越剧不是古老剧种，没有许多老本可吃，所以老戏不能老演，新剧必须新创。越剧必须再度改革，目的是把尽可能多的人请进剧场，让老年人高兴，让中年人愉快，让年轻人欢乐。她还说，这话也许夸张了些，也不一定对，小胡你是研究戏曲的，可以多给越剧出出主意。

时间长了，感觉两位名家所言，似异实同。一位以理论分析戏曲，一位以戏曲寻求理论；一位从戏里看到了文化，一位是向戏外追寻着文化；一位偏重继承传统，一位偏重创造将来——须知人类文化发展，本就是继承与创造的合一。所以学术与艺术，好似东坡与西坡，虽是各走各路，但为同一座山，只要上到巅峰，终是会相遇的。

宗锡先生常听歌剧。他对西洋艺术的爱好，与对戏曲曲艺的研究不但相当，而且相映成趣。他自己说，中西艺文好比他的左右两臂，有时分开，有时互抱，而一心便在中央。记得那年，宗锡先生将他的新著《弦内弦外·吴宗锡评弹艺文选》赠我，此时客厅的电视里，正播着歌剧《费加罗婚礼》。宗锡先生见我注视屏幕，便说小胡，我有一事总弄不明白。西洋歌剧经典

中，确有许多文学价值很高的，但也不乏人物板滞、情节粗糙、文辞不美甚而粗俗的作品，所胜场者，往往是一两段咏叹调而已。若说剧本高雅，远不如昆曲好；若说唱腔经典，也不比京剧多。至于艺术表现手法和魅力，更不能望戏曲之项背了。虽然如此，歌剧仍不失为值得国人鉴赏和学习的好东西。但奇怪的是，如果说国人对歌剧的敬意是无可非议的，那他们对戏曲的鄙视就无法理解了。倘那些洋人也能像戏曲这般唱念做打、样样俱佳，那国人不知怎么么为之狂热、为之顶礼膜拜呢。类似的例子很多，绝不限于戏剧。看来除了艺术的因素，其中必有更深的原因，包括历史的、政治的、文化的、教育的，特别是民族的根性。他还说，这话也许不够准确，小胡你是研究戏曲的，可以多考虑、多分析，来回答这个问题。

我猜测，在他们的心里和书里，早已有了明确答案。只是愿景与事实的差距，实在太大，而他们则感到新老无力。思想是自由的，好比心底有一只有力的雄狮；现实是无奈的，好比身处于一片无序的飘萍。他们从戏曲中发现了自由，却也为戏曲和身体的无奈感到了不自由。所以，他们对我说这些，实在是为道出自己的忧虑与苦闷，也是为了引起我的关注，期待我的开悟。

在三位名家的启示下，我对这些问题，开始勉力思考起来。只恨自己思力有限、才能无几，心底未得雄狮，身遭不觉飘萍。我只知，这几个问题，都是关系到当代中国人精神走向的大课题、大难题，不止我，所有的中国人都该始终思考、都须时刻回答，不管在任还是卸任，不管圈内还是圈外，不管欣赏还是研究，不管戏曲还是其他，更不管年龄少长、岁月早晚。正是——

不知心底有雄狮，还道生如尽一厄。
世相纷繁恹怯懦，神思修渺遽遥遥。
书中得意暂无我，戏里失恒终有私。
尚有余生同干事，省之未可虑朝迟。

我在十字路口等你

■倪祖敏

从北到南的路口坎坷曲折好难走，
挣脱了枷锁我终于赶到那路口，
眼面前是川流不息的车水马龙，
四处张望却看不到你的一丝踪影。

我在那十字路口不停来回徘徊，
廊桥边留给我的为何竟是惆怅，
等得太久太久心开始往下坠落，
我用尽全身的力气呼喊你在哪里？

风来了，吹散了头发，心在颤抖，
雨来了，淋透了衣衫，身渐冰凉。
冷风吹过我的心直觉得好冷好冷，
我最后的一点热气也即将要耗尽。

春去冬来四季轮换一年又一年，
我仍在那十字路口苦苦等着你，
记不清望穿了双眼有多少相思，
只是期盼能在人群中一眼看到你。

爱，本是一个纠缠难解的故事，
任凭世界千变万化与岁月飞逝，
我，依然站在十字路口等着你，
哦，爱你，我爱你！



《山居人家》

国画

杨铨



弘毅



山中大自在

篆刻 丁剑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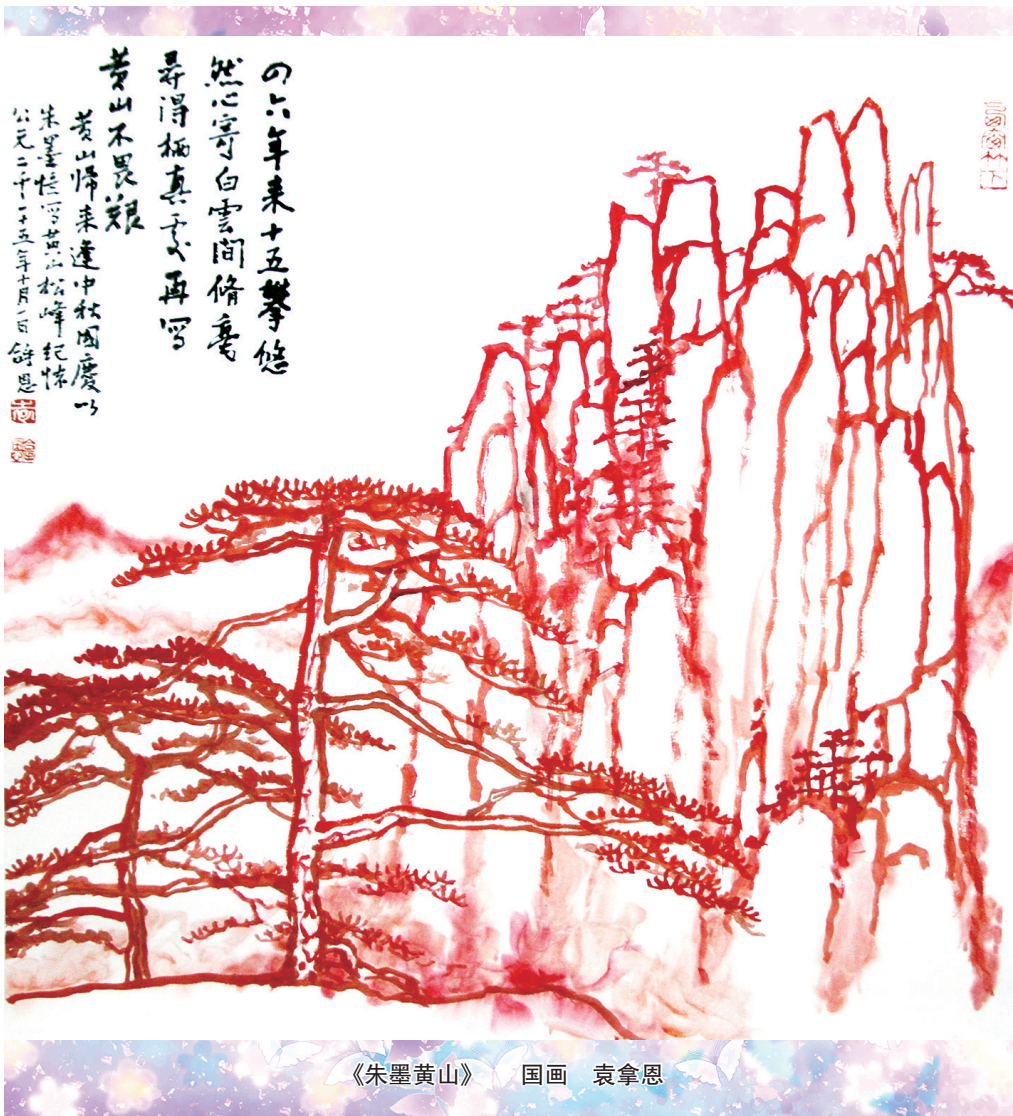
当年看女排

■陈茂生

里约奥运后有个说法：有种骄傲叫女排，“牛”得不服不行；有种折磨叫女排，跟跟跑跑实在揪心。有调查说全国70%的电视机收看女排决赛实况转播，这数字真有点可怕，还给别人频道留“活路”吗？不过女排魅力就在于此！

回想上世纪八十年代初，“看女排比赛”绝对是件大事情，是推迟宴请、延期约会、上学翘课、上班请假……的理由且冠冕堂皇。与现在相比，在电视频道选择相当有限情况下，九成收视率恐怕还是保守估计。听说有这么个段子：某被判极刑的犯人走到开往法场的车子前停步问法警：女排成绩怎么样？法警回答：赢。那人一回头“上路”。段子当然就是段子，真仍有待考察，但能为当时的情景做个笔记。

这么多年过去，当时看的女排哪一场球、对手是谁……是击败美国队时郎平一人扣球独得八分的1981年？还是与日本女排对决，郎平十几次扣杀拿下关键分，女排首获“世界冠军”桂冠的那场比赛？真记不得了，但有个情况始终记忆犹新：正当“天安门城墙”一跃而起，“铁榔头”振臂欲挥……激战犹酣的紧要关头，电视机屏幕却出现一行字“卫星租用时间已到……”随后就是轻松舒缓的音乐、景色怡人的山水；原本紧张得喘不上气来的人们只好硬生生将那一口气噎回肚子里，那种上不着天、下不着地的滋味绝对不好受。导播当然也明白个中缘由，所以特意播出一段风光片让诸位缓解下，但住往事与恩违。在没有网络更遑论“自媒体”的年代，只能苦苦等待下个整点的新闻广播或电视新闻



《朱墨黄山》 国画 袁拿恩

小镇上的羊肉面

■清扬婉兮

小镇上的羊肉面馆，北面那家比南面这做生意要好。南面这家临近菜市，路旁一棵高大的泡桐树给它增色不少，暮春的时候路面上撒满落英。天还没热呢，老板就光着膀子在外头那热气腾腾的炉子上忙活，后来忙不过来，就请了两个伙计帮忙。有时候会，说称六七两，非要整成一斤才罢手。冬天你若要问他买生羊腿还不答应，嫌赚的少，守着他的老虎肉。早晨铺子外摆几个桌，尤其到天热，男人们对坐着碰杯，晃晃然渡早市。

北面的那家馆子在书店旁，门面不算宽，纵深不可小觑，那看点不在店内而在店外。那次与旧时同窗约了吃羊肉面。七八月份，一动就流汗的天。那时天还早，夹路老樟树下又香又凉。从南往北走，远远见前方一桌一桌的男人像在开早会。心头一阵凉，羊肉面怎是这种气势。再走近看，中年男人居多，有在吃面的，有的咪老酒，关于羊身上的五花八门统统都在碟子里，远不预先想的公羊肉面那样简单。多少年的民风聚集，春秋缘起间形成至今，变为当地的一种早市文化。

我们几人在店里找了角落坐下，男的喊了啤酒，女的喝雪碧，羊肉、羊杂

碎、羊蹄子、羊鲜汤，最后羊肉面压场。那味道与外面的不一样。刚刚烧制出来的肉头极细腻，一入口就是本地家乡口味，膻味压得巧妙，腥气弱，不像有些地方的，说是羊肉却盼不到羊肉的口味。平日小聚一般是中晚餐，一大早小规模聚头倒还是头一回，饮酒吃肉聊天，头顶上的电扇连着热汗一道吹出来，尽兴有余。临出门碰到故友，说天热图方便，买了羊肉好少做餐。那些外面饮酌的，似乎也换了一拨。出门阳光刺眼，额头开始滋滋冒汗，打了伞挥挥手，东西南北，各自散去。

面馆左右一带店铺林立，对面不起眼的鸭头圆子店，白日里掩着门，不知道的还以为生意萧条。殊不知一到黄昏就腾腾热闹起来，一直要维持到凌晨时分。甚至几十公里开外特地赶来的不少，听说半夜车子停了沿路。而南面几家鸭头店名气稍逊，却不妨碍当地人味觉的判断。去过几次，环境更清爽，两个阿姐在做圆子唠家常。回家不忘带几个豆沙枣泥的，甜圆子冷了才算真正好吃。

天色微明，小镇渐渐苏醒。夜市的鸭头圆子刚作歇憩，羊肉面馆又轮番开始了一天的营生。盘算着等孩子一回，作个早起到店门口吃羊肉面去。

师恩难忘

■王志良

无缘无故的爱，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”的作文并不象老师说得好，可老师却给了我那么高的评价。等作文簿发下打开后，只见老师用红墨水写的评语是：汝写作耳，文通理顺，中外名著，多看益善。我仔细阅读着，百思不得其解，于是去询问老师，经过老师一番解释，似懂非懂的我内心涌动着一股暖流，暗暗发誓一定不辜负老师的厚望。

光阴荏苒，从农场返沪后，一晃四十年过去了。这期间，除了工作、学习之外，一个人寂寞地躲在房间一隅，读着心仪的书，徜徉在爱因斯坦的《相对论》中，漫步在大仲马的《基督山伯爵》中，浸淫在司汤达的《红与黑》内，沉醉在维克多·雨果的《悲惨世界》里。文学大师妙笔生花，描绘出一个个栩栩如生、有血有肉的人物，一段段凄婉动人的故事，一幕幕催人泪下的悲喜剧，给我以极大的艺术启迪。尔后用笨拙的

笔将所思、所悟、所得整理出，用温馨而又朴实的文字记录下美好的往昔，留下异常宝贵的现在，幻想可望而可即的明天。正因这十六个字的评语时常萦绕在我的脑海中，始终激励着我在业余时间看手笔耕不辍，推动我在爬格之路不断前进。尽管我还是个业余“坐家”，但收获颇丰，时常有译文、散文、记叙文、议论文、小幽默等各类拙作幽然见诸于省市级、区级、企业等诸报刊。闲暇时翻阅着厚厚几本在报刊上发表、剪下贴成的剪报，捧着这些“十月怀胎”，呱呱坠地的婴儿，一丝惬意的成就感盈于心扉。

如今，花甲之年的我仍读书不停，笔耕不辍。念想起当初十六字的评语，细细回味，始觉老师的用心良苦，今日愈觉弥足珍贵。可令人遗憾的是，这本保存完好的作文簿在一次搬家时弄丢了。

我一直在心底很感激班主任老师，虽然，他已驾鹤西去。亲爱的老师，您在天堂过得还好吗？没有您的评语，没有您的鼓励，就没有我今天“爬格子”的累累硕果。在您的节日到来之际，我把最真挚的迟到的祝福捎给您，也祝天下所有的老师们节日快乐！